



扫二维码，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# 一位新华社记者与温州改革的风云际会

“1998年和2008年，正值中国改革20年、30年之际，一位新华社记者先后两次被破例推荐为“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”候选人，获评理由是：20年来，温州的改革与新闻报道息息相关，张和平对此立下汗马功劳”

本报特约撰稿张和平

温州，地处东海之滨。四十年改革的大潮拍打着绵长的海岸，开放的热风席卷着神奇的大地而蜚声海内外。作为记者的我与她风雨同舟35年，以400多万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这中国改革“风向标”的足迹。

1998年和2008年，正值中国改革20年、30年之际，我先后两次被破例推荐为“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”候选人，获评理由是：20年来，温州的改革与新闻报道息息相关，张和平对此立下汗马功劳。

我为之汗颜。

## “中国第一座农民城”报道“第一人”

1974年冬的一天，我经过温州下辖的瑞安、苍南两县交通咽喉地带的龙港方岩下，举目眺望，四野民生凋敝，荒凉萧条。夜晚寄宿时听到一首凄凉的民谣：“方岩下，方岩下，只有人走过，没有人留下。心头平添一丝悲凉。”

10年后的冬天，方岩下“忽然一夜春风来”，唱出了“春天的故事”。1983年10月，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带领一班人敢为天下先，顺应农民愿望，大胆突破禁区实行农村土地、户籍改革，允许土地有偿使用，允许农民离土离乡，自谋口粮进城落户，允许自筹资金到龙港购地、建房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龙港方岩下及周边先富起来的农民纷纷从田地里拔出“泥腿”，怀揣“城市梦”，像19世纪大批华人涌入美国旧金山淘金一样，潮水般涌入白纸般的龙港，开全国之先河，大兴土木，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自费“造城运动”。

仅仅两年工夫，这片杂草丛生的5个小渔村神奇般崛起“中国第一座农民城”，成为中国改革的一颗耀眼的新星。

但是，说归说，做归做，要不要、敢不敢在主流媒体报道这个改革当头、突破一系列禁区的新生事物，许多人心中没谱，不太敢冒这个险。我时任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主要负责人。职业的敏感性和改革嗅觉强烈驱动我要“敢吃第一口”。1985年6月间，我与同仁沈胜良合作，在报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下，以《苍南县崛起一座“农民城”》为题，用5000多字的超大篇幅在《浙江日报》首次报道了龙港农民城的崛起。这样的报道规格在当时实不多见。由此，龙港名声不胫而走，“破冰之作”也产生“邻里效应”，许多外省媒体纷纷跟进。

在尔后的几年里，我在《浙江日报》不断跟踪报道龙港的新气象、新面貌。《科技兴“城”看龙港》《“农民城”新风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》等多视角的报道向外界打开龙港另一扇“窗”，我成为《浙江日报》报道龙港改革的“首席记者”。

1992年我调入新华社，此后的10多年间，单独或与朱国贤、焦然、胡宏伟等同仁合作，在新华社、《瞭望》周刊、《浙

江经济报》持续、深入报道农民城改革的新风貌、新经验：《“农民城”里无“农民”》《中国农民城为何能建成？》《“农民城”里观“农民”》《温州农民闯市场》《农民造城——龙港的奇迹》《现代都市不是梦——中国首座“农民城”听潮》《万国权赞扬龙港农民走出一条农村现代化路子》《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成功之路》等等。这些报道使龙港的改革形象进入全国层面。

## 中国小城镇改革的“催生剂”

1994年，龙港10年改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这个原先只有8000人的5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地区工业重镇，成为遐迩闻名、颇具工业、商业、城市服务功能现代化雏形的新型城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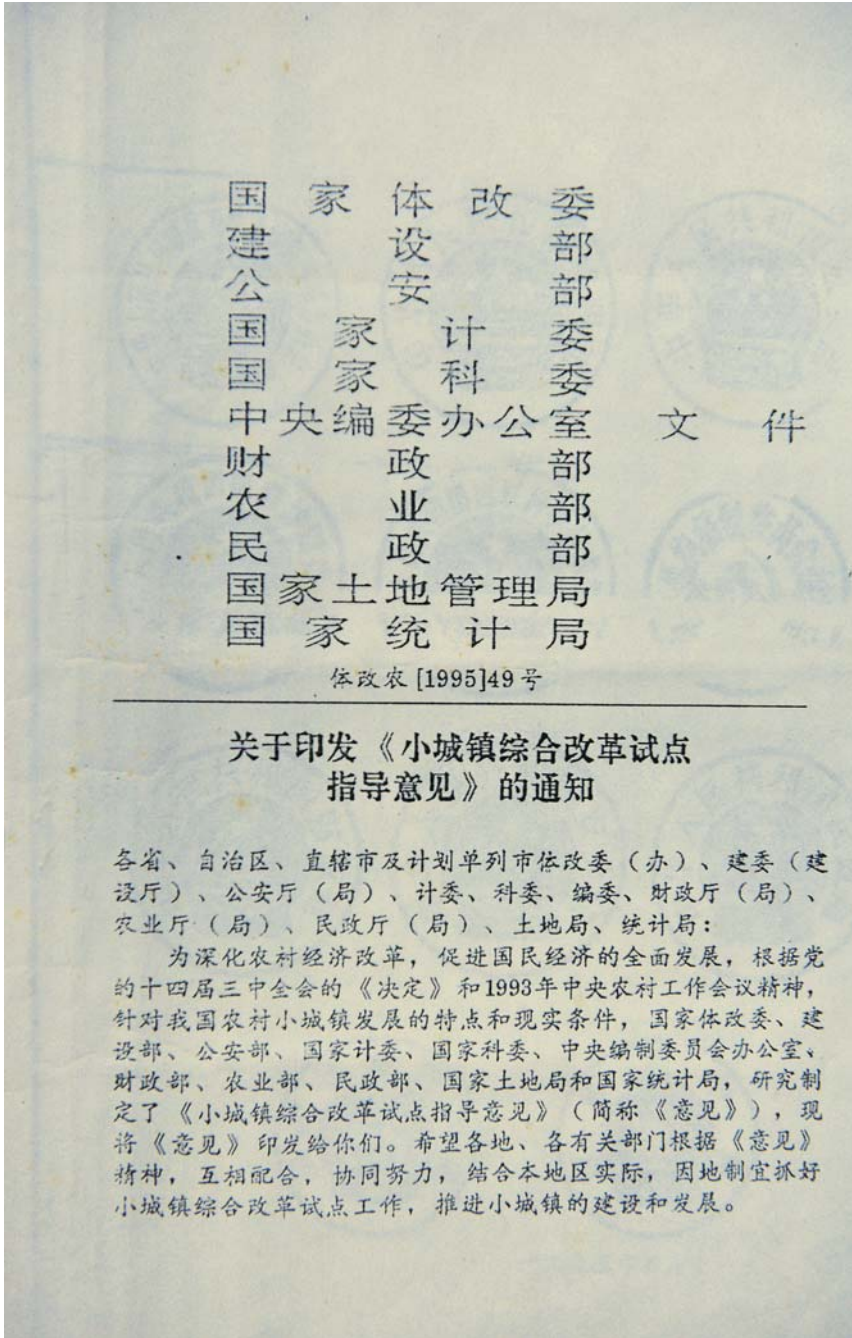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问题伴随而来，龙港陷入了“成长的烦恼”：鱼儿大了，鱼塘小了。龙港向何处去？我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问题开展深度调研。那阵子，我听到最强烈的呼声是：撤镇建市。即龙港与一江之隔的平阳县重镇鳌江镇合并建市。时任龙港镇镇长李琪铁对我说，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、综合实力，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条件衡量，龙港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县级市的标准。但龙港现有的镇级经济、行政体制的格局与经济发展日益尖锐的冲突，使龙港镇经济社会发展陷入“小马拉大车”的困境。苍南县县长施德金也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，龙港已到了非撤镇建市不可的地步。经过深入采访，我认为这个建市呼声顺应了时代潮流，代表了龙港未来的方向，对全国小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。

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件事很敏感，担心撤镇建市划出两个重镇等于割掉两个县的“精髓肉”，可能引起两县的混乱。因此，有关人士叫我勿“添乱”。

我坚持自己的判断。1995年1月初，我邀请时任总社农村报道编辑到龙港调研。1月26日我们发出供高层参阅的参考报道：《温州龙港镇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有关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》。稿件介绍了龙港已成长为城镇“小巨人”的现状，反映龙港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窘境、镇级“小鱼塘”的功能和生态环境在城市规划、经济发展、工商税务金融交通管理等方面严重限制“鱼儿”生长壮大，反映干部群众希望改革上层建筑的呼声。稿子鲜明地提出：“专家建议国家继续尊重农民的发展愿望，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，运用政策发挥农民的创新精神，给龙港以县级市的行政建制。”

稿子对龙港建市模式作了前瞻性的勾勒：“专家还建议，在龙港农民自费建市的改革中，机构设置不要走传统老路，应该不要国家投资，精简行政机构，强化民间自我管理，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。”

有关专家称，农村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，龙港是中国现代化新型小城镇的代表，这篇参考报道敏锐而及时地抓住了中国第一座农民



城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，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小城镇上层建筑严重制约经济基础的新矛盾，建设性地勾勒了未来现代化新型小城镇发展的新架构、新模式，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，这对中国农村改革、进一步推进小城镇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稿子犹如催生剂，“催”出龙港走向城市化的重大机会。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在报道上作出重要批示，主要精神是：今后这类小城镇将可能大批产生，新型的小城镇应是新体制、小政府大社会，高效率，清正廉洁的机构。

根据中央领导这一重要指示，国家体改委立即开展全国小城镇改革重大课题的研究。随之国家启动了这项重大改革工程，成立了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领导小组。随后，国家体改委与建设部、公安部、国家计委、民政部等11个部委联合颁发《关于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》，制定出改革试点实施方案，决定在全国实施改革试点，以龙港镇为首个57个城镇名列其中，改革试点为期5年。专家称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实施小城镇综合改革，在中国小城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由此，龙港在行政、财政、计划、户籍、工业、城建、教育等7个方面的管理体制进行大力度的改革。比如，在许多领域赋予县级经济管理权限，建立浙江省第一个镇级金库，实行县级计划单列，统一规划、征地、建设小城镇，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等。总之“给权给人给钱”，“事权财权人权”同步标配。

这项改革为龙港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业紧随其后，致使大批员工失业。

我大脑的弦绷紧起来。经调查发现其中的“奥秘”：2011年初，国家收缩信贷规模，银行贷款资金大量减少，“银行变成没钱的穷人”。许多中小企业遭遇“钱荒”，银行的利率变相拉高。“官钱”一断，民营成了“香饽饽”，民间借贷因之暗流汹涌，借贷利率“水涨船高”。

企业无法从银行续贷资金，巨额的民间“过桥”借款资金和高额的利息如同两把利刃刺入企业的心脏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。一些老板被逼上绝路选择“跑路”，一些人因绝望而跳楼、跳河。企业因之倒闭，员工无家可归。严峻的局势表明温州密集性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间债务危机。

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。新闻敏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“指令”我马上“动起来”！

我估计这篇“猛料”发出来，有人肯定会给我施压。对此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华社记者的职责、良知和使命。

9月27日，我在总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的支持、指导下，发出第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《温州民间借贷逼近“崩盘”，民企老板跑路”一周内2死1伤》。稿件反映了温州触目惊心的金融“灾情”和走势：严峻局面已造成社会人心惶惶。各界人士担忧，元旦、春节资金回收的高峰期到来时，将可能发生“地震”，出现更严重的“跑路”、倒闭、挤兑、跳楼、员工拦路、黑社会暴力、绑架等恶性事件。

9月28日，我发出第二篇参考报道《温州民间借贷逼近“崩盘”，民企老板“跑路”呈高发态势》。稿件反映了百乐家电公司、温州奥米流体设备公司等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“跑路”、企业倒闭的严重事件。并点出这只是已浮出水面的，在“水下”暗流涌动的起码有数百家小企业、倒闭企业欠款超100亿元，目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金额达9.31亿元，并在不断“刷新”。

为了提供完整、有价值的决策参考，我在“报灾”“报果”的同时也“报因”：今年以来在国家货币紧缩政策的深度影响下，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受“三荒两高”严重困境。在市场高价、银行负利息、股市持续低迷、楼市深度调控、投资渠道步步收窄的多重“夹击”下，民营股实的温州民间借贷变得异常活跃，甚至从炒房、炒矿转向“炒钱”。这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，月利率普遍已高达3分左右，甚至5分、1毛。“5分利”等于资金

成本翻倍。

那是2011年上半年，温州坊间频频传出一些不祥之兆：江南皮革公司、三旗集团、波特曼餐饮公司、浙江天石电子公司等4家知名企业相继倒闭，老板“跑路”（失联、潜逃）。这犹如小霹雳在温州引起不小的震动。这些红红火火的企业到底怎么了？它们的重创意意味着什么？到了7、8月间，情况更不妙，又有不少企

业的年回报率是60%，相当于一般制造业年利润率的6倍。如此离谱的超高利润率匪夷所思。

针对众多企业感到当前遇到的困难比金融危机更严重，有专家提醒，温州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成类似美国的“次贷危机”。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：“如今实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得就像大旱期间的鳄鱼池一般”。

稿子更要报“策”：温州市委希望中央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对策，诸如支持利率市场化改革、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数等，以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化解危机。

9月30日，我连珠炮似的发出第三篇稿，反映温州市政府为遏制危机扩大蔓延而积极“救火”“救灾”的紧急行动，同时进一步反映温州要求国家支持实施金融改革的迫切呼声。

这组3篇参考报道当即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。2012年3月28日，国务院决定在温州设立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。

几天后，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温州部署金融改革。温州市金融部门的同志坦率地说，温州金改走的是“自上而下”的程序，这才有这么好、这么快的结果。如果按常规流程一级级、一层层向上报批，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鉴于这组参考报道对温州金改起到的重要作用，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。

温州金改实施后，我更是没歇着。多年来，我通过公开、内部报道不断反映温州金改的新气象、新问题。

2017年金改5周年之际，我虽已“退出江湖”近2年，责任感驱使我“再作冯妇”。我与同事王俊禄合作，以《温州金融改革五周年：修复“温州信用”溢出“金改红利”》为题，重点反映金改三大成果亮点和可借之鉴：推进民间资本走向“阳光平台”，为中小企业“通脉活血”、倾力修复“信用破产”堤坝。2017年4月，该长篇报道分别通过新华社内部稿和公开稿发出。

2017年4月20日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这篇新华社内部稿上批示：温州市要坚持金融改革不动摇，且不断深化，以取得更好成效。

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说，批示犹如给“降温”的温州金改添了一把“大火”，金改火焰再度燃烧起来。此后，浙江省委、省人大报告和省政府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深化温州金改。特别是针对温州5年金改的1.0版，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，温州制定了“金改2.0”版方案，将之推向更高的台阶。“温州金改继续在路上！”余谦满怀信心地说。

张和平，山东安邱县人。

1955年7月出生。1992年12月—1994年5月任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。1994年5月—2015年7月任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，其间，2006年—2008年先后任新华社现代金报常务副总编、新华社浙江分社编委。1998年评为新华社高级记者。新闻从业近40年，一些新闻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。100多篇参考报道获中央领导批示，多篇作品推动或促成党和国家出台相关重大政策。



4月26日，市民从青川感恩奋进墙前走过。

摄影：本报记者 陶明

今逢汶川大地震十周年，谨以我六年前写的赋文，表达感念之情。

古老川秦，见证藏羌回汉晴雨凉；苍茫岁月，诉说大禹故里苦难辉煌。(注1)戊子五月，天府国殇。强震突袭，家园霎时倾覆；汶川遭劫，华夏举国悲恸。痛

哉龙山岷江！

风雨同舟，十三亿与尔同在；灾厄何惧，中国人不让强梁！八方援手，不分江南塞北；众志成城，共筑铁壁铜墙。汶川不哭，英雄有泪；红旗不倒，烈火金刚！擦干眼泪，挽起臂膀，重整河山，再造家乡。穿越苦难，忘却忧伤，披坚执锐，发愤图强。伟哉汶川人民，从悲壮走向豪迈，从废墟奔赴战场；壮哉英雄父老，从失望

找回希望，从低谷跃上昆冈！

漫步震后新区，但见山清水碧，处处和风荡荡；宅美民安，户户国旗飘扬。知恩感恩感恩，自信自立自强。常怀国恩党情，铭记长城珠江。(注2)丹心映日月，春色秀炎黄。赤子胸襟，敢容万仞山岳；汶川精神，焕发永世光芒！大爱润物，凤凰浴火重生；多难兴邦，寒梅傲雪绽放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朝

## 汶川浴火重生赋

霞映秀正沧桑！

汶川雄起，更壮中华气象；阿坝阔步，再聚世界目光。(注3)江山焕彩，彰显制度优越；儿女放歌，同庆祖国隆昌！词托烟波，意传天壤。业宏绩伟，赋简情长。

2012年12月作于北京 (注1)《史记》载，大禹生于西羌。古代汶川建有禹王庙。(注2)珠江指广东，按中央部署广东对汶川对口援建。(注3)汶川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。(此赋应汶川县委县政府之邀而作，2013年汶川地震5周年刻碑立于映秀镇映秀东村)